

## 学院方言词典学和语言地理学

С.А. 梅兹尼科夫 著 杨杨 译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全面分析本国(俄罗斯)在学院方言词典学和语言地理学方面两百余年的研究经验, 对该方向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作出评价。

**关键词:** 方言词典学; 语言地理学; 俄语历史;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

**中图分类号:** H061      **文献标识码:** A

### 一

19世纪起, 随着浪漫历史主义观在社会上的盛行, 人们对民族历史、民间口头诗歌、语言和社会生活的民间基础的关注度逐渐上升, 历史之维愈来愈广地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中。这些趋势在词典编纂的工作中都有所反映。

编写一部新俄语词典的想法在俄罗斯科学院还未改组时就已萌生。1841年, 接替俄罗斯科学院职能的科学院第二分部(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所)通过了俄罗斯科学院早先制定的新词典编纂的基本方针、目标和原则。分部主席П.А. 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П.А. Ширинский-Шихматов)强调, 词典的收词范围必须要覆盖全面——既要包括活的俄语词汇, 也要有古俄语和教堂斯拉夫语词汇, 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的词典被设想成一个“世纪俄语宝库, 囊括从古到今我们所有的艺术作品”(Словарь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847: IX)。不过很多人, 如И.И. 达维多夫(И.И. Давыдов)、比利亚尔斯基(П.С. Билярский)、И.И. 斯列兹涅夫斯基(И.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院士等在当时已经意识到, 把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混编到一部词典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然而, 当时标准语新体系的界限并不明晰, 区分这些语言现象很困难。

1847年, 《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出版, 共收词114 749个, 是当时收词最全的俄语词典。

В.В.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强调, “尽管科学院第二分部编纂的1847年《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带有守旧的倾向, 但相比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俄国科学院词典》(Словарь Академ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及П.И. 索科洛夫院士(П.И. Соколов)编写的教学词典, 这部词典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尤为重要的是, 这部词典在词汇的语法定义和语义定义方面采取了新的原则。当然, 这得益于许多语文学界大家参与了词典的编纂, 如А.Х. 沃斯托科夫院士(А.Х. Востоков)、历史学家П.Г. 布特科夫(П.Г. Бутков)、考古学家Я.И. 别列日科夫(Я.И. Березков)、翻译家Д.И. 亚济科夫(Д.И. Языков)、法律史学家М.А. 科

尔库诺夫 (М.А. Коркунов)、诗人和批评家 П.А. 普列特尼奥夫 (П.А. Плетнёв) 等” (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41: 366)。这种关注词汇语义特征的做法在之后的格罗特词典及其他俄语词典 (《科学院大词典》、《科学院小词典》、《乌沙科夫词典》、《奥热果夫词典》) 中都有沿用。

不过, 1847年《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也并不完全算是“世纪俄语宝库”。要想全方位展现俄语词汇, 还必须编写方言词典、古俄语词典和专科词典。

在俄语学科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对民族历史、民间口头诗歌、民间口语和方言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日益加深。19世纪上半叶, 俄语史奠定了学科基础, 俄语标准语和古斯拉夫语的相互关系问题得到了解决, 沃斯托科夫编写的第一部具有学术性的《教堂斯拉夫语词典》(1858—1861) 便与此相关。这部词典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 二

俄语标准语的历史和俄语方言的关系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的, 方言资料的收集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编写一部综合性的方言词典成了俄罗斯科学院词典编纂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在科学院第二分部成员沃斯托科夫、科尔库诺夫、Я.И. 别列德尼科夫 (Я.И. Беренников)、布特科夫、达维多夫的集体努力之下, 《大俄罗斯方言词典试编》(Опыт областн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1858) 问世了。这部词典收录并释义了18 011个词, 主编由沃斯托科夫院士担任。

1858年, 科学院出版了《大俄罗斯方言词典试编补编》(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пыт областн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共收录并释义22 895词。《试编》及其《补编》是方言词汇学和方言词典学最早的两部严肃著作。这两部词典对接下来方言资料的收集工作有重要影响, 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俄语史研究相关的学术问题。

1847年《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出版之后, 科学院第二分部总结了19世纪上半叶收集的方言资料, 将其收入《大俄罗斯方言词典试编》及其《补编》, 这是迄今为止编纂完成的最早的综合性俄罗斯民间谚语词典。这类词典的成功编写得益于科学院多年以来在标准语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果、在词典编纂实践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俄罗斯19世纪上半叶进行的一切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在编写之初, 科学院第二分部<sup>1</sup>只是将其视为对1847年《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的补充。在1847年科学院的总结报告中写道, 《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中的方言词汇基本上是书面语。“至于那些未涉及到的方言词汇, 科学院第二分部打算专门对其进行整理, 并逐步形成词典的补编本, 而且要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编得尽可能全面。”

第二分部发起和组织方言词汇收集工作的是М.Е. 洛巴诺夫 (М.Е. Лобанов), 他同时也是第一份收词大纲的起草人。在大纲中, 他对收集的材料作了如下要求: “1) 词汇要书写正确, 且需标注重音; 2) 词汇的定义要准确; 3) 要提供词汇的使用场景” (Л.И. Балахонова 1961: 101)。按照洛巴诺夫的建议, 1845年底, 这份大纲被分发给俄国各省中学以及专科学校的校长和学监, 邀请他们一同参与到方言词汇的收集工作中来。1846年洛巴诺夫过世, 从1847年5月到1858年《试编》的补编本出版, 所有的工作由沃斯托科夫负责, 即便方言学当时并不在沃斯托科夫的学术兴趣范围内, 只属于他的间接兴趣。但尽管如此, 词典还是编得可圈可点, 尤其是语法部分。可以说, 沃斯托科夫成就了《试编》(Л.И. Балахонова 1961: 102)。

至于词典的语料, 沃斯托科夫决定使用1847年初21个省寄来的词表以及刊印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作品》上的材料。至于那些数量众多的、从19世纪初就开始在《省城新闻》等

各类杂志上刊载的方言词表则一律不使用。稍晚些时候，又出现了《试编》的第三个蓝本：即第二分部成员们（尤其是斯列兹涅夫斯基和科尔库诺夫）经年累月搜集或从各种资料中摘抄的语料，自1848年起，这些资料被不断补充进《试编》的词表。应当指出的是，俄语在当时被视为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方言的集合，因此关于这些方言的资料也在收入计划之列。第一卷是单独的一卷，收录俄罗斯北部、中部及西伯利亚地区使用的词语，第二卷收录小俄罗斯语和白俄罗斯语，卡卢加、穆罗姆、坦波夫、库尔斯克和梁赞等省的词汇也被收入第二卷。因这部方言词典应包含俄语三种主要方言的词汇，所以词典最初被命名为《方言词典试编》（Опыт словаря областных наречий）。但后来这个想法被否决了。（Л.И. Балахонова 1961：102—103）1844年，沃斯托科夫撰写了词典编纂方案初稿。根据这一初稿，《试编》应在以下方面有别于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出版的方言词汇作品：1）所有词汇应按字母表顺序排列；2）不同省份使用的同一词汇，在词典中仅出现一次，且应标注在何处使用、用于何义；3）1847年《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中已有的“俗语”词，若在任何一种方言中都没有特殊词义或语义色彩，《试编》将不再重复收录；4）所有词都要进行语法标注，格式参照1847年《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试编》工作开始时，沃斯托科夫认为，将所有寄来的资料按原样重印，只改正其“明显的词义和拼写错误，然后仅需遵照上述四条准则编纂即可”（Л.И. Балахонова 1961：103）。

科学院收到了来自许多省份的方言材料，其中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奥洛涅茨克、沃洛格达、彼尔姆、维亚特卡、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弗拉基米尔、卡卢加州、梁赞、坦波夫、奔萨、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图拉、奥廖尔、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喀山、辛比尔斯克、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奥伦堡、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等以及顿河军区和当时仍为俄罗斯帝国管辖的美洲侨民区。

词表中收录了纯方言词（собственно диалектизмы），作者在前言中对此的解释是，这些“词来自于对周围事物和民间特殊活动的理解”；此外，词表中还收入了语音方言词（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диалектизмы）和构词方言词（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диалектизмы），这些方言词被理解为“（在语音或构词上）与标准俄语偏离的词汇，且有不少完全区别于标准语”。

《试编》和《补编》的词表不仅反映了俄源词汇的地域特征，还从方言的词汇组成上全方位地展示了俄语与外语的相互关系。

《补编》的主体部分由13 269个普斯科夫省和特维尔省的方言词汇组成，这些词由一名叫做卡尔波夫（Карпов）的教师提供。他撰写的词汇定义也被完整地录入词典，未经任何改动。通过与来源资料手稿的对比可以发现，一些在词汇释义中不时出现的特点各异的词源标注，也出自于收集者的手笔。

《试编》对派生词广泛使用规范定义（типовые определения）。根据1847年《教堂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的编写标准以及斯列兹涅夫斯基制订的编写大纲，在意义和语法上与词干有密切关系且语义上无增义的派生词，应借助参见条进行释义。比如，指小、指大、表爱、表卑名词及关系形容词、物主形容词、完成体和多次体动词、动名词和某些其他词汇类别就是采取这种方法释义，即引见已被释义的主词条，并注明派生词与主词的语法关系。

### 三

当前，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部正在进行综合性《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简称СРНГ）的编纂工作（2011年该词典的第43卷出版，收词范围为сухлость — телепа）。

20世纪下半叶，收集和 research 方言词汇、编纂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的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编纂了整整一个系列的区域词典。从60年代初起，开始筹备并出版综合性的《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由Ф.П. 菲林(Ф.П. Филин)、Ф.П. 索罗科列托夫(Ф.П. Сороколетов)担任主编]。这部词典记录了19—20世纪整个俄语区域的方言词汇。该词典计划收录并释义约300 000个只在民间方言中常用、在标准语中却鲜为人知的词，其收词量是《达里词典》中方言词的4—5倍。《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可被视为俄罗斯农民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作。

50年代末，编写一部集大成的词典，将之前数十年搜集积累起来的方言和熟语资料进行总结，成为愈发紧迫的事。在俄罗斯方言学家和民间词汇爱好者的努力下，大量方言词汇和熟语方面的资料收集到位。这些资料中只有部分得以印刷刊载，但大部分还是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堆砌成山的各色手稿中，不便于研究人员使用。于是，继《大俄罗斯方言词典试编》之后，编写第二部俄语方言汇编词典——《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的想法诞生了。然而，这类词典的编纂总会伴随着对一系列复杂理论问题的争论。首当其冲的便是能否将各种来自不同区域、分属不同语言(方言)系统的方言资料编入到一部词典中。

在这部词典构思和筹备初期，关于俄罗斯方言词典学发展基本方向的争论持续不断。理论词典学的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加上对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得不够深入，论辩愈演愈烈。

争论主要归结为三个问题：1) 方言词典应当收哪些词，也就是说，方言词典是应该收录操方言者所掌握的包括标准语词汇在内的所有词汇，还是只收入当地通用的纯方言词；2) 方言词典的编写宗旨是什么，是历史—方言学宗旨(историко-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即以编写一部研究当地方言历史和现状的教科书为目标，还是历史—词汇宗旨(историко-лекси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即以编写一部研究方言词汇历史及其地理特征和时间特征的教科书为目标；3) 对于19—20世纪初积累的各地方言资料应持何种态度(在编写方言词典时，是使用还是不使用)。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的词汇描写原则在菲林的《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规划》(1961)(Проект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 1961)中有陈述。之后，随着词典编者对方言资料掌握程度的加深，加上确定了方言资料的研究和描写方法，“编写指南”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加深(Ф.П. Филин 1963)。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是一部区分型词典(словарь 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ого типа)<sup>1</sup>。该词典中只收入了方言词汇和释义。除了方言词汇，该词典中还可以查到方言熟语、各类术语、古词语，甚至黑话，前提条件是这些词属于方言词汇系统，流通于地方，且未见于标准语。区分性原则还广泛体现在词汇结构中。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卡片库中使用的主体资料可以分为四类：1) 具有词典(词典学)属性的材料(词典、词表、词条中的词汇释义、注释中的词汇释义等)；2) 未经词典编纂加工的活的方言言语记录(通常不带有词义解释)；3) 含有方言词汇的文章、专著等，文中的方言词汇不专门列出(有些文本会为方言词汇释义，有些则不会)；4) 民俗资料。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的资料很大一部分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部的主卡片库中。据粗略统计，卡片库共有大约30万个方言词，其中引文卡片超过230.5万张。

选词是这部词典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前面已经提到，这部词典中只收录方言词汇和熟语，也就是说，词典在选择材料时，严格遵守了区分性原则(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й принцип)。然而，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揭示“方言词汇”(диалектное слово)和“方言词义”(диалектное значение)这两个术语的内容。用区分性原则选词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工作，因为往往并没有足够的凭据去区分方言词是民族通用语的，还是区域用语。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将呈现并处理至少30万个只通用于方言而鲜见于标准语的词

汇，收词量远超当代最大的俄语标准语词典。这些词汇包括：1) 某个具体地区对事物、行为和现象特有的独特称名，这些称名未见于通用语；2) 古旧词语（包括从古代残存下来的词语），主要保存在民间口头创作和老一代的方言使用者的言语中。这些词汇能够反映出某个地方自然条件以及方言使用者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独特性。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在俄罗斯方言词汇学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一代代的方言学家们在170多年（从19世纪初至今）间从各处收集了大量方言词汇资料，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梳理总结之后形成的《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已经成为了规模最大的概述俄语方言词汇的词典著作。尽管《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是一部非足本词典，而且按照编者的构想，“系统的联系性和对立性在词典中不会呈现得很全面”（Ф.П. Сороколетов, О.Д. Кузнецова 1987: 13），尽管并不全面，但词典还是揭示了方言词汇使用各区域的界限——在词汇和构词层面明确地展现了俄语方言存在的地区差异。此外，词典选用的材料从客观上也证明了，所谓的“全民词汇”本质上也不是全民族通用的，它们往往只在俄罗斯的部分区域内使用。（Т.И. Вендина 2004: 3）

#### 四

俄罗斯的区域方言词典学现正处于繁荣时期，一批反映俄罗斯各个地区方言现状的词典正在源源不断地出版。

语言研究所词典部的档案中有不少已完稿的19世纪手抄本方言词典，这些词典由于一系列原因未获出版，仅以孤本手稿形式存留。虽然所有这些词典中的资料已经被纳入《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中，但仍不乏作为独立词典的价值。将这些手稿作为独立、完整的蓝本，将其中的丰富资料引入到学术文献中，可为现有的俄语方言词典的集合补充很多新的、高质量的资料。基于此种考虑，俄罗斯科学院词典部联合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在“俄罗斯方言词汇文献”系列丛书（Серия «Памятн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диалектного слова»）框架下，开始了这类方言词典手稿的出版工作。

目前，词典部正在筹备出版几部早先未出版的方言词典手稿，科学化再版19世纪、20世纪词典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第一批成果已经问世。

2006年，《沃洛格达州日常及民俗方言词典》（Словарь вологод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наречия в его бытовом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применении）出版。在其编者П.А. 季拉克托尔斯基（П.А. Дилакторский）的设想中，这部词典和А. 波德维索茨基（А. Подвысоцки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日常及民俗方言词典》（Словарь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наречия в его бытовом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применении）以及Г. 库利科夫斯基（Г. Куликовский）的《奥洛涅茨日常民俗方言词典》（Словарь Олонец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наречия в его бытовом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применении）一样，是《俄罗斯北部方言词典》工作的延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词典最终未能刊行，仅存一部手稿在科学院词典部的档案中。如果能将大量丰富的20世纪初沃洛格达州方言资料作为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词典纳入学术文献中，那么俄罗斯北部主体方言的词典编纂工作也就完成了（虽然这个节点的到来已经耽误了100年）。这部词典中共有16 457个词汇，14 320个词条。

诺夫哥罗德州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在俄语民间言语词典编纂方面却显著落后于其他地区。就像А.С. 格尔德（А.С. Герд）在《诺夫哥罗德方言词典》（Новгородски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ловарь）第一分册（А—В）前言中写的那样：“《诺夫哥罗德方言词典》的出版是俄语语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阶段；从逻辑上来说，这部词典应该是俄罗斯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所有其他词典工作的起点；因为几乎毫无疑问，在伊尔门湖、洛瓦季河、舍隆河、姆斯塔河和沃尔霍夫河一带使用的方言是整个俄罗斯北部、乌拉尔以及西伯利亚许多地区民间言语

的起源。”由В.П. 斯特罗戈娃(В.П. Строгова)主编的12分册《诺夫哥罗德方言词典》(1992—1995)是这类工作的重要开端。在斯特罗戈娃之后,Л.Я. 彼得罗夫娜(Л.Я. Петрова)和А.В. 克列夫佐娃(А.В. Клевцова)对这部词典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她们为这部词典补充了新的材料,对必要之处进行了修改。2010年,《诺夫哥罗德方言词典》作为《俄罗斯方言词汇文献》系列丛书之一出版,这部词典前所未有地将诺夫哥罗德地区及历史上属于诺夫哥罗德省的地区大量丰富的民间方言口语词汇在一部词典中展现出来。目前,这部词典中共有方言词汇超25 000个,熟语约2 600条。词典中还有一套大型检索工具,包括:倒排索引、熟语索引、地名索引和绰号索引。

在这一全面出版方言文献的背景下,俄罗斯科学院词典部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文系Б.А. 拉林(Б.А. Ларин)词典教研室合作开展了《皮涅加方言词典》(Словарь пинежских говоров)的编写工作。这部词典的参考资料是在Г.Я. 西明娜(Г.Я. Сими́на)的主持下收集的,其中的部分资料保存在该研究室。

## 五

1972年,И.А. 波波夫(И.А. Попов)提出编制《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Лекс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简称ЛАРНГ)的想法,“将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组成中的主要部分,即各个主题及词汇语义类别下的词汇和语义方言词,在空间投影图中展示出来”(И.А. Попов 1974: 3)。这一想法在1989年得以落实,这一年,语言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部组建了《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编写小组。在波波夫的领导下,小组在极短的时间内制定了接下来数年用于指导方言地图集编制工作的《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资料收集大纲》(Программа для собирания сведений для ЛАРНГ)。《大纲》规定,该方言地图集涵盖22个主题,总计5 821个问题,其中包括:自然——682个;人体(解剖学名称)——109个;人的机体特点、社会关系——231个;民间医学——150个;家庭——274个;民间精神文化——509个;劳动活动——1287个;农民住宅——681个;家庭用具——163个;农民服饰、鞋履——229个;饮食——250个;陆路交通线路及交通工具——183个;水路运输——103个;其他常见主题类别——174个;用于查询词义和地理位置的词表——796个。要调查的网格(即地区)共1 064个,1064×5821=6 193 544个,由计算可知,这一工作量是相当巨大的。如果《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的材料收集任务能够百分之百地完成,那么我们收集到的材料总量将会是《俄罗斯民间方言词典》的3倍有余。

方言词汇地图集《大纲》的编写为方言词汇在语义学、名称学层面(还包括派生层面)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大纲》主要介绍了以划分构成各种语义空间(词汇语义群、主题群和语义场等)的共性义素(интегральные семы)和区别性义素(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семы)原则为基础的系统分析词汇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考虑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相互关联性,认识到二者具有整体性特征,自然和社会中的进程环环相扣,另一方面也兼顾了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区别性特征。以系统化为目标,摒弃过去对方言词汇研究的原子论方法(包括区别法),使得有可能重新审视语言词汇系统中个别单位的称名和构词规则,深度探寻俄罗斯民族语言世界图景的奥秘。地图集的资料可以全面展示出方言差异的结构,同时,也让研究人员不但能够在一个词汇语义群(ЛСГ),还能在一个语言通用区(ареал)中研究词的系统性联系,而不必区分方言和所谓的民族共同语。除此之外,《大纲》中介绍的这种系统研究方言词汇的方法还将揭示某一语义环境下不同称名单位的典型理据特征规律。(Т.Х. Каде, А.Л. Факторович 1994)

在确定《俄罗斯民间方言地图集》的制图理念(карт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时,编制人员秉承了一个出发点,即“表达层面(制图方式)要最大限度地反映内容层面(被绘入

地图的现象所具有的结构层级关系中的各个层面)” (P.И. Аванесов 1978: 20)。制图理念同样以系统性原则为基础,该原则建立在方言差异的层级结构之上。根据系统性原则可以排除掉那些对于既定的制图问题而言可有可无的工作,比如,借助专门的图形手段反映有规律的方言语音成分。为此,方言地图集开发了这样一种资料的图形表达系统——当对一个不变系列中的区域对立体第一个成员的符号选择将会决定地图的整个后续构图时,该系统将考虑各种图形手段的相互依赖性和类型相关性。如此,图像层级的连续性原则和制图手段的相互关联性原则才能够得到保证。

在思考地图集的制图理念时,编制者们先是向斯拉夫语言地理学派寻求经验支撑,之后又参考了一些实体出版物的编写经验,比如,欧洲语言地图集和共同斯拉夫语言地图集使用了制图手段符号系统(зна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карт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与同语线(изоглосса)或底图(фон)(这两种制图手段同样被很多地图集采用)相比,这种符号系统的优点首先是直观,不仅能够清晰地地图上反映出所绘制的词多个层面的方言对立,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能够将这些方言对立与确定的居民点对应起来,使读者能够对某个绘入地图的词进行“身份验证”。因此,方言词汇地图集采用了制图手段符号系统,然而,为展示多层面的方言差异,也不排除使用各种线条、着色和同语线等手段以加强地图的直观性。每幅地图的符号区别系统建立在不同几何图形(圆形、正方形、三角形、菱形、直角三角形、梯形、椭圆形等)之间的对立以及同一几何图形内部和外部变形(所谓的内部和外部附加符号)的对立上。不同轮廓的几何图形用于表示某一幅地图主题中的主要部分,即第一层级比较的对立(比如,在词根词素、词义、词的理据特征等方面的不同),而同一符号内部和外部的附加符号的差异则用于表示第二、三层级的比较(词缀词素、某词的词汇语义变体、变体特征等方面的不同)。这些符号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他几何图形一同使用(比如,传达一个复合词的信息)。在绘制描写性结构时,通常使用外部或内部附加符号,但为了不使地图显得过于混乱,也可以使用各种线条。因此,可以说,制图是为了阐释地图的语言学内容。《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中,每一幅地图的图例设计都融入了当初设想的制图理念,这样的制图理念能够反映出所绘词汇各个不同层面的方言差异。系统性原则则有利于地图编制者在考虑到各种异质现象的层级性的同时在地图上呈现词位间不同角度的多级对立。地图中使用的系统化的、同一类型的图形符号具有层级结构,相互关联,可根据地图的类型(理据地图、语义地图、词汇地图、构词地图、词法地图、句法地图)传递多种多样的抽象信息,从而提高地图的信息承载量(Т.И. Вендина 2004: 13—14)。

为《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收集的材料将首次涵盖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编写工作完成时间范围内俄罗斯欧洲部分(乌拉尔山以东)方言中如此广泛的词汇分布区域,《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中将会呈现各种类型的地图(词汇地图、构词地图、词汇—构词地图、语义地图、理据地图、称名地图、词汇—民族学地图,等等)。由于地图的编制大纲内容较为宽泛,曾经按照这部大纲收集的词汇资料现在需要被科学地理解并纳入当代的语言地理学范式之中,对这些词汇资料从区域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实际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的编制工作类型多、工作量大,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是由俄罗斯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在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指导下进行的。

《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其民族语言学定位——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文化在地图集中能够以地图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因为存在于各种“方言形式”(диалектные формы)中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术语集(如例行的历法术语集、家庭术语集、以独立词位形式或熟语组成部分形式保留下来的纯神话词汇等),与其他词群同等地被收入地图的概念—语言词库中。语言地理学的这种民族语言学方法将会为方言词汇的地图表达提供新的途径,而民族语言学地图的创建将为“文化语言”(язык культуры)的空间诠释打开新的视野。

除此之外，这部地图集中还提供了大量的语义地图和词汇—语义地图，它们是根据意义学原则（即由词到意义）绘制的，意在展现方言词汇在结构语义及词汇语义上的区别：语义地图中可见同一个词的几个意义在不同方言中的区别（对于多义词而言），还可见相同语音形式的多个词在不同方言中意义的区别（对于同音异义词而言）；词汇—语义地图则能够呈现不同词之间的结构关系和空间关系，这些词属于这样一些命名对象，这些对象的名称之间有聚合关系，能够构成词汇语义群或者其中的亚类，试比较，对于“农民住宅”这一问题可得到诸如 изба（农家小木屋）、хат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南方的农舍）、хоромы（非常宽敞的大房子）、курень（库班、顿河一带的农舍）、дом（楼房）、жило（房子）等各式各样的答案，且当这些词在同一个特定方言系统中共存时，它们的关系可能是多种多样的。（Т.И. Вендина 2004： 12）

方言地图集项目的按照如下方向开展：

- 1) 对词汇进行田野调查——依据地图集大纲在各地区收集资料，主要的方式是借助俄罗斯民间方言爱好者和学生爱好者的力量，在高校开展方言调查，很少使用问卷调查法；
- 2) 编写地图集卡片库，搭建计算机数据库，为制图作资料上的准备；
- 3) 在现代方言词典中找出所需信息；
- 4) 将收集到的材料用地图呈现出来——编绘词汇地图、构词地图、词汇—构词地图、语义地图、理据地图、称名地图。在制图研讨会上讨论已编制的地图，根据讨论的结果修订地图；
- 5) 针对地图集的问题域开展词汇的理论和区域研究。

1992—2011年间，《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资料与研究）》共出版了22册文集。2005年，还曾出版过《俄罗斯民间方言词汇地图集》试行本（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是文季娜（Т.И. Вендина），这一试行本的出版主要为了展示地图的类型，另外，也是为了试验操作制图方法。

#### 附注

- 1 此处指的是按照区分特征严格收录纯方言词的词典（译者注）。

#### 参考文献

- [1]Аванесов Р.И. 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1958—1978).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A]// Славя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C]. V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ъезд славистов. Загреб-Любляна, сентябрь 1978 г. Докла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8.
- [2]Балахонова Л.И. История составления «Опыта областн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и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нему[A]//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C].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61.
- [3]Балахонова Л.И. Типы определений в Опыте областн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1852 г. [A]// Диалектная лексика 1977[C].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9.
- [4]Вендина Т.И. Лекс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 (пробный выпуск):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4 ( 2).
- [5]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Толковые словар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зык газеты[Z]. Москва: Гос. Изд. Легкой пром-сти,1941.
- [6]Каде Т.Х., Факторович А.Л. 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названиях животных в русских кубанских говорах[A]//Лекс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2[C]. СПб.: Науч.-изд. Центр «НеГА», 1994



- [7] Попов И.А. Лекс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 (Проспект)[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4.
- [8] Словарь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ст. Вторым отд.-ем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Т. I [Z]. СПб.: Тип.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 Наук, 1847.
- [9] Сороколетов Ф.П., Кузнецова О.Д. 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диалект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7.
- [10] СРНГ —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говоров. Т. 1—43[Z].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СПб.: Наука, 1965.
- [11] Филин Ф.П. О составлении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оварей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A]. Славя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C].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63.

## Academy Dialectal Lexicography and Linguistic Geography

S.A. Myznikov, Yang y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 Studies RAS (St. Petersburg) Russia;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provide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experience of the dialectal academic lexicography and linguistic geography, which counts more than 200-year history,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he work in this direction are estimated.

**Key Words:** dialectal lexicography; linguistic geograph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Dictionary of Russian Folk Dialects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俄罗斯词典编纂史研究”(18YYD4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阿·梅兹尼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 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北方民族研究所乌拉尔语言、民俗和文学系教研室主任; 杨杨(1996—), 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2018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词典学。

**收稿日期:** 2020-01-05

**[责任编辑: 惠秀梅]**